

像這種司機趁早可以辭退了，免得以後開車出亂子。在博物館還有一個精采的去處，那是服裝陳列館，那裏有活動人體模型，穿着法國料子的各式服裝，有古裝有現代裝，並有電燈照耀着，這不但是服裝表演的去處，實際上是法國衣料的活動廣告，法國人真是想盡方法在非洲人身上刮錢，難怪這所博物館還是法國政府贈送的。

六 尼日訪問團圓滿結束

此行訪問團與尼日政府上下的接觸，技術問題的協商，可說都圓滿地達成了雙方的願望，雙方都有酬酢，互相道謝，在離開的頭一晚，就在農業部長公館舉行一個酒會，賓主盡歡而散，並互道珍重，尼日之行在非常成功的局面下結束。

訪問團的下一目的地為象牙海岸，民國五十四年五月十日早上三時半大夥就起身，五時就赴機場，飛機六時十分便起飛，這是從法國飛經尼亞美的一架噴射客機，我們到達荷美的首都可多諾，停了四十五分鐘，然後再飛象牙海岸的首都矮鼻象 (Abidjan) 也有譯做阿必尚，筆者認為既是象牙海岸，首都稱為矮鼻象也相當接近的，其時該為九時二十分，但當地時間只有八時二十分，所以一個早晨的飛行，就到了象牙海岸，噴氣機確實有相當的速度，那是一趟非常愉快的飛行。因為在過去的短途飛行，都是小飛機，而且均為螺旋槳式的，噴氣機飛行甚高，非常平穩。

德誠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THE CHENG MOTORS CO., LTD.

總代理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出品各車原廠零件
經銷歐美各國機械及零件。軍工器材

台北南京路三段十二號 電話：四九四〇〇號

東出陽關多故人(三)

葉佩蘭

華 府

由麥城至芝城，我們乘西北航空公司螺旋槳客機，飛機準時起飛，坐的雖是頭等座位，但無洋酒招待我們。那些外國男士，左一杯、右一杯地買酒喝，我猜，一定是比地上便宜，所以這樣人手一杯地猛喝個沒完！我們母女二人，談談說說，不覺已到芝加哥，等一小時，轉接美國環球噴氣客機去華府。我們一共二次過芝加哥都未停下來，主因是趕行程，而且那兒不是二、三天可以玩得够的，留待將來再暢遊吧！下午八時十分到華盛頓，唐鏡文、沈大芹夫婦檔帶了二小姐小誠，兒子三三，張蒙德、裴秦華和可人的小女兒，還有張心治學兄，張譚國芬學嫂，她們浩浩蕩蕩來接我們，溫暖的友情，令我樂出淚水來。回僑民國卅五年勝利後回到上海，我見到闊別八年的舅舅，舅母及表弟表妹們，相抱大哭，慶幸重聚，王藍先生寫的「藍與黑」，其中抗戰勝利一段，正描寫的是我們這個朝代人物所感受到的，所謂喜極而泣，就是這種滋味。我是不戴眼鏡的近視眼，遠遠一堆人，女兒說，唐叔叔嬌嬌來了，張伯母來了，那穿藍衣服的是裴

阿姨。小唐帶了一付黑眼鏡，我瞧了半天，才尋到他，唐家的三三已是個大男孩子，比他爸爸都高了，我的大箱子由他提上汽車；他四十七年離臺灣時，尚是個小男孩，日子過得真快啊！唐家二小姐誠誠和我的小兒子泳民是同一年生在臺北，亦已婷婷玉立。大家見面後，先問我們吃過夜飯否？我講，飛機上的牛排西餐剛下肚，於是我們會集張蒙德公館，天南地北，神聊至夜深。我告訴小唐，臺灣的朋友們常常想到他，掛念他，定公老師，臥北學長，在我臨動身前就都講起的。唐氏夫婦住的較遠，十一時道晚安先走了，張心治學兄學嫂是十二時走的，裴秦華與我接着談天，張蒙德在地下室開夜車趕圖樣，聽我們在上面聊得起勁兒，一會兒跑上來聽聽，再回地下去趕他的工，一直到凌晨二時，咪咪已一覺醒來，催促我們去睡。我們分別二十年，要談的人與事太多了，女兒向裴阿姨抱歉，因為她爸爸信上叮囑她督促媽媽要早睡。華府第一日遊程是秦華嚮導，她半年前才開始作事，向上司請了一日假，理由是幾十年未見面的老友訪美，非請假不可。頭一夜睡得太遲，所以起得太晚，趕到白宮，已中午十二時，打烊了，我們在白宮外

面照了幾張照片，算是到此一遊之意。

秦華請我們母女觀光大百貨公司，並在那兒午餐，用餐者多半為女士，有時裝表演，我們這天剛好沒有這一項節目。飯後，我瞧那些美國貨，不論衣料或成衣，將標價折成臺幣，那就太貴了，相比之下，更令人知道臺灣貨真正價廉物美。我離臺時，做的都是MIT (MADE IN TAIWAN) 的旗袍，到達美國後，人人稱讚，稱讚自由中國的進步，紡織可以够國際標準。裴秦華和胡鳴波二位學妹，都要我帶回衣服樣子，在臺購製行頭。美國的麻布貴，一件女裝成品，白底粗麻布，胸前印了花，價值是美金十四塊。在臺灣可以做四件，在香港可以做兩件，當然質地不太相同，有粗有細，各有優點。下午看美術博物院，秦華與我坐在沙發上談天，咪咪租了耳機去欣賞名畫。這種耳機戴上以後，你在圖畫前面一站，就可以聽到聲音，告訴你這張畫是什麼時代在那一項背景之下，那一位畫家畫的。隨後我們去國會圖書館，秦華交遊廣闊，人家都認識她，招待我們看中國古書，並指點給我們看各種版本，可惜我們對線裝書所知太少，頗有「對牛彈琴」之感，走馬看花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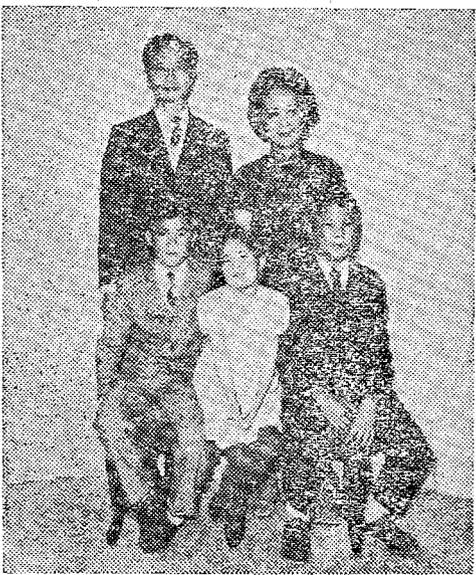
這天晚飯，張蒙德在北京樓請客，他自己發表談話，此乃意義真誠儀式隆重的謝媒宴也，代表十八隻蹄蹄。請的陪客是程威廉的令妹開泰和妹夫端木先生，張心治學長伉儷，唐鏡文夫婦，范炎與胡鳴波夫婦。我這位大媒人，高高上坐，報告介紹經過。原來民

中，記得蘋果的芬芳」，我連成了任務；秦華在旁補充，她仍記得，我和她講的時候，還賄賂她，請她吃了一包花生米，這包花生米是放在她枕頭底下的。

回憶昔日在學校的時候，張蒙德是歌詠隊長，他有真才實學，能歌善唱，很有名望，廿七年是抗戰初期，學校演抗日話劇，並表演歌詠，我們在後臺看見張蒙德教裴秦華做指揮打拍子；是時，秦華穿一件長袖白綢襯衫，黑裙子平底皮鞋，短而直的髮頭，亮亮的眼睛，在我心中，十分雋永，記憶尤新。一轉瞬間大家已屆中年，兒女成行。

第二天上午是開泰請假陪我，去參觀廣播公司和印鈔票公司，又去見識汽車旅館 MOTEL，乃是郊區的旅館亦兼飯店，開了車子去，要吃有吃，要住有住，又有游泳池，摩登設備一應俱全，有錢在美國，可真有地處去化。中午是開泰請吃牛排，令她破費，真不敢當。下午她的上司蕭慶雲先生要出差，她不能請假，好在和我們同遊的，還有方重學長的大小姐方愷，她在聯合國工作，姑爺王先生在讀博士學位。午飯後開泰將我們送到方愷家，她的一部深藍色新車，很漂亮，要開我們出去玩，她誠心誠意請了一天假陪我去，還要請我吃飯，可是我因為睡眠不足，要回張府去午睡，同時是晚胡鳴波已預約我們母女到她家去，並招待晚宴，對方愷的盛情，只有心領，並致歉意。

國廿七年，在湖南湘鄉的楊家灘，蒙德是十四，秦華是管一，我是管四；蒙德托出兩位級友男生（記得其中一位是陳乃東）來拜托我，為什麼專來拜托我呢？因為我和她們一年級女生最玩得來，秦華的歌喉好，我們常於晚飯後一同在女生宿舍門前的河旁散步、唱歌、談天，張蒙德的外號叫「蘋果」，秦華被男生恭推為「公主」，要我向秦華講：「希望公主的心房



張蒙德 張小美 張大少美 張二少美 張華 張美華 張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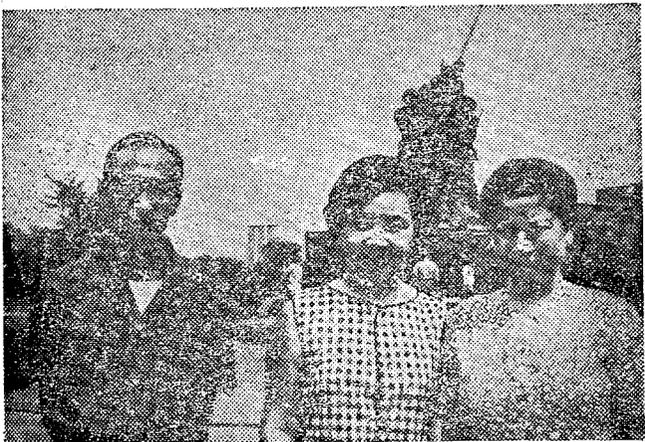
右：方愷（方重學長之千金） 左：紫佩蘭



胡鳴波和她丈夫范炎，皆是民卅七級電機系同學，范炎在威斯康辛大學得博士學位，現在國際商業機械公司工作。他們有兩個男孩，都在讀中學，長得既強壯又漂亮而且功課好，真是可愛。胡鳴波做家事很具心得，她會製豆腐，又會裁製旗袍，請我吃的烤鴨，賽過臺北鴨子樓的出品，相夫教子令人欽佩。他們住的房子，是用分期付款方式買的，新式設備，全新佈置，那廚房裏的消除垃圾機，美國家庭裏，已很普遍地採用，我認識的幾位，家家都有，令我羨慕不

已。

第三天是張心治學長，譚國芬學嫂的邀請。一大早，他們二位領我和女兒去看那琉璜島之役七人豎旗的紀念塑像，並在像前攝影留念。



張心治學
嫂（譚國
芬女士）
葉佩蘭
張心治
學長

路過甘迺廸墓，鮮花滿地，我們沒有入內去瞧那不滅的聖火。回到張府，中午譚國芬由冰箱裏取出紅燒牛肉，很快燒出牛肉麵來，又由烤爐裏取出出色香味俱佳的鷄腿來。在美國住家，雖然事事自己動手，但設備齊全，自有其簡便之處。張學長比臺北時胖了些，孩子在美國唸書，品學兼優，他送報每月可賺一百塊錢，孩子們到美國，都養成了一種自立的精神。下午譚國芬，留在家裏燒菜，張學長領我們去萬隆山莊，即華盛頓生時的避暑之處，逝世後乃葬該地。所有房屋佈置，仍維持華盛頓生時最後一剎那之狀態，一個方桌上放了一付未打完的牌，吊燈油畫，西式富貴氣派。後院兩旁，各蓋一排小房子，一邊是廚房備人房，一邊是馬廐和馬車停置處。廚房的老式烤爐上正吊着一隻大肥鵝，那是用泥做的標本。可想見當日繁華景象，冠蓋雲集，極一時之盛。我們穿過草地，到墓地去瞻仰，有衛兵把守，這位黑人衛士，站在那兒打瞌睡。全個萬隆山莊，保養得真好，草地油綠，花與樹皆欣欣向榮，房屋內外不像沒有人住的，絕不似唐伯虎桃花歌上所說的武陵墓，被後人踐踏成爲荒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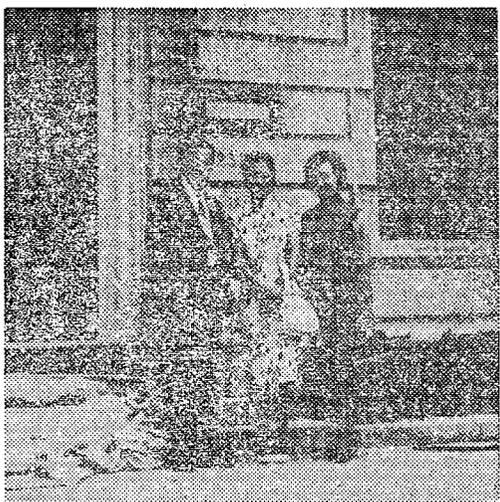
由萬隆山莊回來，又去華盛頓紀念寺，即美生會的寺廟；我們拍照留念，即返張府。

張學長開着一部深紅色歐洲製小轎車，據說這種車省油而且耐用，他開車技術高，美國的路又平，我們享受兜風之樂。路過商場，停車購冰淇淋，張學長

對甜食有專好，以他品嚐經驗，爲咪咪與我各叫一客冰淇淋，那味道，別提有多好，不太甜，內有核桃仁與巧克力，又有水菓，還帶點威士其酒的芬芳，這是六十四種花色之一，各有各的好味道！

晚飯請的許多客人是胡旭光、張蒙德、裴秦華、范炎、胡鳴波，程開泰，端木先生及我們母女，好像小唐夫婦因事未到，都是交大校友，或校友至親。酒席方罷，接着端出西瓜，美國的西瓜長長的式樣像臺灣的東瓜，破開來是紅鑲黑子白玉翡翠皮，每次開出來的瓜都很脆很甜，所以證明美國的西瓜不比臺灣差。吃過西瓜又上冰淇淋，我未敢再吃，臨了又是咖啡，我也謝了，因爲外子叮囑女兒，不要我喝咖啡，他的用心令人感激，但是措辭却令人不敢領教，「你的媽媽一高興，什麼都不管，命都不要了，不能吃的東西，全部會吞下去」。

第四天，是唐府的聚會，早上八時半，大芹開車來，我們再度訪白宮，人山人海，黑人真多，排隊入內，又隨隊伍出來，一間間不同色的大客廳，有全面牆大的油畫，和水晶閃閃的大吊燈，其他實乏善可陳。中午去小唐辦公室接他出來請客，我們享受正式大館子的牛排午餐，咪咪說，謝謝唐叔叔大大破費，飯後送小唐去上班，順便參觀他的辦公室，遠遠見到周



作客的
葉佩蘭
苗條的
沈大芹
獨儂的
唐鏡文

（像片上可以看出地上蓋有帆布，因當時正在油漆粉飾大門。）

我們又去參觀張心治學長的辦公室，胡旭光兄的辦公室，也見到開泰，但蕭博士慶雲出差去了，未能拜謁，遺憾遺憾。本來我們想去河邊買螃蟹，大芹要叫我嚐嚐美國大閘蟹的味道，這次時間來不及去買了

凡申請本會五十四年度第一學期之獎助金、獎學金及遺族子女教育補助金之申請表請於本年十一月底以前寄交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一二五號中國技術服務社沈如茨學長收為荷。

，明年再吃吧。因為唐家大小姐真真在家裏等她爸媽下班的車回去再開出來上班，我們乃趕回唐府。小真和小時候還很像，他和老二小誠，都很能幹，會自己裁製衣服，並能由買到切而煮，辦出一大桌酒席來。唐公館西式房子，中國式佈置，美侖美奐。一共三層，底層是地下室，中間是客廳，主臥室及三三的臥室，樓上二間是小真、小誠、小美和伯母大人的臥室。我與女兒登樓拜見唐伯母，她的臥室佈置整齊，房間很大，通風暢快。伯母與離臺去美時一點兒也未顯老，祇是牙齒脫落，伯母說臺灣配的那副假牙壞了，在美尚未另配，好在老人家不大出門，我去看伯母的時候，她正在看書，看得津津有味，我離華府時，大芹交錢與我，為伯母在臺訂閱中文雜誌（已訂自由

伊 朗 寄 語

張金鎔

民廿三級張金鎔學長應聯合國特別基金計劃擔任伊朗工業區開發工作，茲商得收信人王作揆學長同意，將張學長來函披露，藉悉伊朗近況。

弟此次應聯合國技術協助局之邀來伊擔任 UN 特別基金計劃項下之土木工程師，現已逾五〇天，工作忙碌，致未得早向國內各友好及學長等作一簡要報導。為歉。

伊國地大人少，貧富及教育程度相差絕大，文盲達八〇%，但過去波斯王國亦有其絕光榮歷史，古蹟名勝甚多，弟因工作關係，尚未有緣去看，德黑蘭市區範圍較巴黎還大，人口二〇〇萬，為一現代化城市，市容街道房屋均較臺北整潔。生活程度約較臺北高出七〇至八〇%，但計程車及房租則較臺北便宜。惟計程車沿途可以搭便客，在市內不論至何地每人只要 10 Riials 合新臺幣五元，最近有一部份計程車改為 De lux 式，則沿途不再搭便人，亦不過 30 Riials 而已，房子都比臺北高級，每月一〇〇美金租金之房子普通人家（指外國人）已勉可住用，內部設備與面積均較臺北同樣租金之房屋為高為大。如租二〇〇美金之房子，則有時可有 Central Heating 及游泳池

談三年，文壇一年）。請的客人陸續到齊了，還是我們那一夥人，自助餐每人一大盤，大人在地下室的乒乓球桌上吃，小孩在餐廳裏吃。大人一律國語交談，孩子們全是洋文會話，大擺龍門陣至午夜十二時始散。談來談去，無非是臺灣的親友近況，以及小唐在三度同學會總幹事任內，他對交大同學會的貢獻，候故學長家源和他開玩笑說：「你做得真好，有聲有色，應該請你做一輩子的總幹事」。那年六十週年校慶，許多值得回憶的往事，談得真是痛快！

第五天上午，收拾行裝，我們母女在秦華家裏打擾五天，臨走依依，又拿出許多東西送我，情同手足，感人甚深。中午參加胡旭光兄的午宴，飯後和他同搭火車去紐約。我在臺北未動身時，即接到級友程威廉的信，邀約七月卅一日在紐約開級會，胡旭光與我，在上海大同大學附中初中高中同學五載，大學又考入同一所學校，在臺灣碰到他，在美國又碰到他，真是難得。他們胡氏兄弟姊妹，大多在大同讀書，都是年青時的同學，在車上談談說說很快就到了。

美國的火車比臺灣火車寬，但不如臺鐵的設備新，還算整潔，沒有服務生，廁所的燈是壞的，車子左右搖動，但旅客很多，也許僅是華府與紐約之間是這麼客滿的。我們坐的是普通車，行李都放在行李架上，送上車時人多家幫忙放妥，到紐約後，可害苦了胡旭光，我後悔帶這種大件行李。下次再遊美國，全帶手提小箱子，並特向旭光抱歉，謝謝。

大花園。

伊王在此權力至上。大部份伊人對王室相當敬重。認為現任伊王確替伊做了不少事，在中東地位有舉足輕重馬首是瞻之稱，無論民主極權國家均想與其拉攏，故美援俄援均會送上來，最近俄國人有為其建鋼廠之議，美國馬上表示亦有意；聯合國技術協助在伊亦較其他地區為大，在伊工作人數（專家）有一三〇人以上，但屬我國人者僅第一人而已，此次伊政府在聯合國推薦之各國工程師中選弟來此，深感榮幸，當盡力為之以謝其誠意。在此月餘雖工作繁多，幸均能勝任愉快，各方對我國人之工作精神與態度頗表贊許，堪可告慰於兄等也。

在伊中國人可能是世界各地中國人最少之一。除大使館及商務處、武官處職員及眷屬不到二十人外，其他據我所知尚不到十人。而且有的如 Hieton Hotel 的經理林氏夫婦為新加坡華僑，在 UN 工作的 Ms. Hullahday（胡文虎先生之孫女）及四十年前一